

散文

怀念大姐

■夏成

寒冬穿上大姐给买的羊绒衫，心中一阵酸楚，万般思绪涌上心头。又感到一种亲情、温馨、柔软、舒适的暖流传遍全身。这也是大姐最后一次叫外甥外甥女给我挑选的衣服。睹物思人，大姐对我温馨、热切、亲情的关爱和嘱托，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在我脑海中成了永恒的记忆。大姐离开我们近三周年，大姐对我的亲情关爱常在我梦中浮现。

大姐1937年生人，长我17岁，二姐长我7岁。当时大姐是我们村里唯一的在枫树区中心完小毕业的女学生，也是村里很少的文化人。听叔伯哥嫂说，我小时候是大姐哄着我，背着我，我的眉毛稀疏是因大姐疼爱我，给我擦得雪花膏过多才稀疏的。后来大姐经人介绍嫁给了当过8年兵的转业军人，和这样的人定亲也就安稳了，征求大姐的意见就定下了这门亲事。

大姐结婚不久，姐夫就接到区里通知，通知他去区里报到。转业军人要服从组织安排，到锡林郭勒盟支援边疆。因姐夫在部队是战地卫生员助理军医，被分配到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工作。几个月后，大姐也随姐夫去了很陌生很遥远的地方。父母想留住人，守家在地能帮干农活的愿望彻底落空。

1958年我四岁时母亲去伺候大姐月子，我跟随母亲经历了坐牛车，坐区供销社去锡盟盐池拉盐的大车，途径经棚、林西、西乌旗等地辗转四五天才到了大姐家。

大姐已有了可爱的宝宝。大姐见到久别的母亲和我激动万分，我对大姐既陌生又感到很亲切，大姐抱起我流着眼泪亲吻着。哦！这就是我思念远方的大姐。

大姐给我买了新衣服，裤子是红色的灯笼裤，还有水果和糖块。还有没见过的儿童玩具，见到大姐是真好啊！大姐家城市大，人比老家多，热闹事也多。有一次大街上来了秧歌队，男女穿红戴绿敲锣打鼓，从北敖包山延着大街向南郊飞机场走去。大姐家住在锡盟蒙医医院家属院，我跑出去跟着秧歌队后面跟着走。母亲和大姐发现在外面玩的孩子不见了，就叫姐夫找邻居帮助四处寻找，好心人告诉，看到一个穿红裤子的男孩跟秧歌队走了，秧歌队快到飞机场了，姐夫骑自行车追上把我用自行车带回家。不是大姐及时发现我不见了，不知我今天又在何方。在大姐家一年多我是丑态百出，在老家没见过酱油，在大姐家每次吃面条我都要泡酱油，有一次家里没有酱油了，大姐把一碗面条放在我面前，我哭闹没有酱油就不吃，大姐去邻居家要点酱油我才吃饭。大姐问我香不，我说香。后来才知道邻居家也没有酱油了，大姐急中生智看到邻居锅里熬得浓茶给我拿来当了酱油。还有一次调皮哭闹，怎么哄也是哭闹不止，大姐夫给大姐说：“咱们给老弟烤全羊吃”，就把给我买的玩具羊放到地上用火柴点着了，不一会化学玩具羊就燃烧没了，我也不哭了。在大姐家尽兴地玩了一年多，又回到农村老家，回来时大姐给我买了新衣服。母亲因解放前贫困劳累，积劳成疾，病倒后经多方治疗，在我七岁时离开了我们。远方的大姐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经常托区供销社去锡盟盐池拉盐大车老板吕祥给我捎衣物等。我是村里孩子第一个穿上制服白衬衣的，也是第一个穿上洋袜子塑料凉鞋的。每次邮寄东西得一个多月才能到达公社所在地。无论相距多遥远，也割舍不断骨肉亲情的牵挂，大姐和家人联系只有通过遥远的书信叙说亲情，急事就拍电报，这些书信我至今保存。因为交通非常不便，我七岁时母亲去世，20岁时父亲去世大姐都没能回来告别送终。

毕业后我艰难曲折地走上从医路，大

姐对我的学习很支持，叫姐夫给我邮很多医学书籍。我成家时大姐给买了红绸缎被面和衣物，70年代，时兴缝纫机手表，凭票据才能买到，买名牌更难，大姐和姐夫托人买了一台上海牌缝纫机和一块秒针带红点的上海表，找大姐的同学捎回来。芝瑞供销社有了汽车，大姐每年都托她同学开车给我捎回衣物和锡盟块煤。

78年我争取到进修机会，要自己找接受进修学习的医院。大姐和姐夫已调离蒙医院进入党政机关。姐夫托蒙医院老同志帮我联系到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学习。在蒙医院学习的一年多里，吃住在医院，星期六日回大姐家，这次是我从小到第二次和大姐相聚的最长时间。

大姐和姐夫为事业为家庭奔波大半生，已退休。儿女们成才成家都很优秀，很孝顺。随着交通和通讯的飞速发展缩短了我和大姐的距离。山村土路变成柏油路，坐牛马车变成坐小车。原来去看望大姐需要几天，现在只需几个小时。写信拍电报变成了微信，大姐全家隔几年回老家团聚共叙亲情，我和家人也不断去看望大姐团聚在异乡。大姐讲述了很多解放前夕家乡发生的事件，我和宁波写的“克旗桦木沟的八路军坟”，和“红色百岔川”在红山晚报“赤峰记忆”整版刊发，就是大姐解放前的经历讲述。“克旗桦木沟的八路军坟”录入《芝瑞纪

事》，这两篇文章被收录即将出版的《芝瑞志》。

2020年大姐身体不适住院，我去蒙医院看望大姐。我去的消息没告诉她，当我出现在她面前时，她非常高兴。大姐脸色红润精神气色非常好，问候家乡孩子工作学习情况。叫我回家看望姐夫，告诉在家的孩子都回来一聚。第二天我要回家了又去看大姐，给大姐放点钱买营养品。大姐神情状态非常好，给外甥耳语了几句说：“送你老舅回去吧”，我望着大姐含泪的眼睛，给大姐拉手告别走出病房，我的眼睛也湿润了。大姐夫送我一套包装精美的茶叶茶具，临走前大姐夫说：“回去让他老舅妈看看这茶具，可漂亮了”。我回来叫家人看茶具，打开包装底部信封装着五千元钱，信封写给我四千元，给她侄女一千元，是大姐耳语告诉外甥叫大姐夫给办的。还是大姐夫这老干部蒙住了我，这也是我一生中大姐最后一次给我的资助。

2021年7月19日接到老外甥的电话，焦急、悲痛、泣不成声地告诉我他妈妈突发疾病抢救无效病逝。我前几天通电话还挺好的，太突然了。我控制住悲痛，通知女儿女婿老家侄子和亲友，我和孩子们短时间奔赴锡林浩特殡仪馆。大姐已躺在冰冷的棺椁里，透过玻璃看到大姐我悲痛万分，眼睛模糊。大姐是多年高血压冠心病又合并新冠肺炎感染而离去。在各地工作的孩子也都飞

了回来，外甥们请殡仪人员按当地风俗和现在礼仪高规格安排好了各项事宜。选了最好的骨灰盒，最高档的公墓。各种殡葬用品纸杖、花圈电视等俱全，摆了满屋装了一大汽车，还不让燃烧，放在一个开阔地大圈栏里堆的似小山，我说：“买这么多纸杖有啥用”，外甥女婿说：“用什么寄托哀思呢，就是这种形式吧”。众多亲友老同事和你的子孙从各地赶来作最后告别，我看到大姐面容还是那样红润、丰满、光泽、安详的长眠。服装合适颜色大方得体，大姐体面地离开。大姐放心吧，姐夫身体还好，你知道你的子孙都很优秀，也都孝顺。姐夫又有老干局领导的关照，会生活得很好。

大姐已化作清风、化作白云“驾鹤西去”，在天堂过着无忧、无疾病、无痛苦、无烦恼的生活。大姐为家庭为孩子操劳了一生，奉献了一生。留下的是淳朴的家风、是骨血亲情的传承、是割舍不断的姐弟手足情、是子孙万般无奈的留恋和无尽的思念。

含泪写下大姐对小弟的深情厚爱，大姐做的手擀面条泡酱油的味道，大姐熬的浓香奶茶，散发着乳香，大姐用锡盟煤温火做的红焖达里湖鲤鱼色香味美，记忆不忘。大姐给买的上海牌缝纫机几经搬家也没舍得处理，至今还在使用作为永远的纪念。



《草原之冬》(蒙古马) 摄影 赵国君



诗歌

那一年的冬天

■诺尔

昨天还梦回到了老屋

在风吹雪的月夜

母亲匆匆地掩上旧窗棂

几粒雪飘落到脸上

醒了……

又想到了柵子口

一个无数次掠过

却也再回不去的地方

我滑着父亲为我凿刻的冰车

像是驾驭着整个寒冬的要素

直到飘雪的夜暮

竟斑驳了姥姥给我做的新棉裤

在那个冬天

东小井台上结了厚厚的冰

但轱辘却依旧勤快地

整天牵绕着井绳

那一年

舅舅为我创制了一副小扁担

好让我的白铁皮小水桶

跟上跨年的节奏

那一年的冬天很长

柴禾和食物的味道很浓

人们在外面大口地呼出白气

见了面还会不厌其烦地唠叨

那一年的春天迟来

融化的冰水混合着炉灰

人们贴着墙根点头致意

还得提防着屋檐下滴落的水冰

那一年我的兄弟姐妹不多

但都是那么快乐

就像我们提着的烛灯

点亮了就能燃爆出笑声

也像我们牵引的风筝

任由它在视野里肆意地爬升

那年冬天的雪

覆盖了整个屋顶

在莹洁的白雪上

有一只孤帆在雪海里航行

在刺眼的阳光下

它涉过冻土越过冰川

在漂流的碾压下

扼着梦想的冰凌

父亲催促我上房扫雪

我信口应承马耳东风

村口有两棵并排而生的老榆树，好像一对孪生兄弟生长在临街的路旁。两树相隔近三米，粗壮的树根深深地扎在路边的泥土里，树高六丈有余。三人才能抱拢的树干纹理清晰。

听爷爷那辈人说，从清朝末年至今已有多百年了。虽然历尽了多年的寒暑春秋，饱尝了多少风霜雪雨，至今仍昂首耸立，不腐不朽。

每当春暖河开的时候，喜鹊叽叽喳喳地忙着在树上搭建新巢，准备在窝里下蛋，孕育新的生命。榆钱像成串的铜钱垂挂在茂密的树枝上。婶子大娘采摘清洗后，放些小米和风干肉，熬出的榆钱粥金黄、碧绿、滑嫩，在院子就能闻到诱人的清香。当榆钱成熟的时候，微风一吹，像雪花一样纷纷飘

落，大人们扫到一起收集起来，等来年春天撒在空闲地上，春雨过后又长出了密密麻麻的榆树苗。随风刮走的树钱，不论飘向哪里，也会生根发芽。

到了夏天，老榆树吐出了浓郁的叶片，吸收着阳光雨露，高高的树冠像两把绿色的巨伞笼罩着树下方圆十几米的空地。这里是社员经常开会、聚集的地方，是村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过往的车马行人在这里乘凉、歇息、避雨。黄昏饭后的老人在树下抽着旱烟，喝茶聊天。孩子们追逐着在大人中间跑进跑出，树上榆下藏猫玩耍。

暑假期间，正是生产队农忙季节。大人都在庄稼地里收割麦子，我们放假也不能闲玩，每天拿着柳筐、白布袋子去采野菜、树叶回家喂猪、鸭、

鹅，而榆叶是猪最爱吃的，于是，我们三五成群的玩伴经常到村口的老榆树上撸树叶。首先选好枝桠粗壮的位置，骑坐稳当后，把布袋绑在树枝上，搬过茂密的枝叶大把大把地撸在袋子里，袋子满了捆好袋口，用绳子坠到树下。下来时再爬到附近的枝桠上折一些枯老的干枝，拿回家里烧火做饭。时而得到父母的表扬，第二天干劲就更大了。

秋天到了，榆叶渐渐发黄，几场霜冻过后，叶子被秋风吹得纷飞飘落，老人们一大早就到树下打扫榆叶，用麻袋收集起来，是冬天喂猪喂羊的好饲料。树梢的干枝就像老人花白的头发，虽然露出了饱经风霜的面颊，却显得依然不屈不挠，精神焕发。

秋去冬至，飞雪严寒。喜鹊躲进窝里猫冬，偶尔在无风无雪的天气飞到场院用爪刨开雪层找些秕粮充饥，随即飞回窝里去做孵化春天的美梦了。而老榆树的身躯在寒风中仍然挺立不动，像是在养精蓄锐。等待冬去春来，再现勃勃生机。只有随风摆动的树梢仿佛是在召唤远在他乡的游子，该早点回乡陪伴父母家人了。

如果家乡秀丽的山川、老屋的炊烟、皎洁的明月是流浪在外的人对家乡难忘的眷恋，那么村口的老榆树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乡愁，那不停摇曳的枝头总是在盼望你早点平安归来。当你年关岁末回村时，老远望见的那两棵老榆树，就像父老乡亲为你捧起一杯接风的老酒。

散文

村口的老榆树

■康旗